

萧红，我替你看

□清风徐



第一次看到呼兰河的时候，我是惊讶的。我不知道我要去的地方途经呼兰河，这是一条文字里的河啊。在疾驰的火车上我想啊想，萧红她们家到底啥样子。这情景过去二十年了。此刻回忆起，犹在眼前。

这几年，我多次去。像是替朋友去探望她曾经的家。

春时去，光秃秃的院落，凄凉，寥落，目光得不到丝毫慰藉。

冬时去，落了雪的门楣，清清淡淡，屋里屋外一样的寒意。

秋天走进那个大宅院，一直是我的盼望。萧红曾写过：“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在我，或许就是觉得秋天该有盛景。即便不属繁华，也该丰满。

阳光从早晨开始明亮我的目光。我的目光开始眺望萧红离我不远的家。终于在午后，推开宅院的大门，站在门前

一棵海棠树下。串串红彤彤的果子，姿态招摇，定格成秋天经典的风情画。

有各色菊花绕舍开放。宅子清冷，斜射进来暖暖的光却多情。高大的树木借着日头搔首弄姿。

木栅栏也趁此投下光影，照镜子一样顾影自恋。

残缺的蒲公英，柔弱却不乏定力，似乎在等待飞走的那一半，有一天能够回心转意。

房山头的野花草，低调，享受宁静和寂寞。

后花园是萧红童年时代的乐园。后花园的图景，萧红在《呼兰河传》里赋予它浓墨重彩。课本里节选了《呼兰河传》的片断，加了标题《我和祖父的花园》。文中的祖孙两个人，快乐无边，自由无边。那快乐和自由让孩子们的心也跟着跃动。可是我告诉他们，萧红写作此书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快乐了。她一生都在追求自由。那一切，都只是怀念和向往。

后花园里向日葵在成熟。

红艳艳爬蔓的叶子我叫不上名儿来。

有矮矮的花木在凋敝，桃树，或者丁香，看得出它经历了春夏后衍生的疲惫。

看见狗尾巴草，女娃时代的萧红曾

泯灭的春天

□端木如月

每天清晨，历经小闹钟的叫嚣和数次轻柔的呼唤，血气方刚的少年才能半醒，醒后辗转反侧，为何？因为睡不饱，因为睡与醒的激烈斗争，因为除了双休，全国的学生都必须睡不饱，除非你逆流成河。我们家不算悲催，我们从高中才有点睡不饱，很多孩子从初中就长期欠觉，甚至有的从小学就被星戴月，不久前看到报纸报道说学前英语班的学员已招收尿不湿娃娃了，这并非炒作，我身边就确有其事。这让人感到无边的可怖和悲哀，人天然的本真要怎样提前的扼杀才

算够？

每天早晨，吃饭仓促急促像打仗，当今有几个家庭能在早晨不慌不忙从从容容共享一顿哪怕很简单的早饭？你可以提前用心做，他没时间好好感受。任何食物在压缩的时间和未苏醒的味蕾中都索然无味。每天中午，在上完了五节课后，在填塞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知识题目后，孩子们带着半饥饿和亚健康走出校园。常常站在高处俯瞰放学前的学校大门，黑压压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蚁穴，他们中部分幸运者有热腾腾的饭菜和

亲人在家等候，

但更多孩子要么挤食堂，要么买路摊，他们能享受午后暖阳吗？要午休要补课要补脑，很多毕业生每天中午啥也不许补，只许提前到校再补课。下午满满当当四节课，有晚自习的高中生稍住远一点是没可能赶回家吃晚饭的，即便赶回家有饭吃的，前提要么家里有坚强的后盾，要么有不用

掐点下班但旋转如陀螺的家长。

夜色深深晚自习下课了，你以为辛苦了一天可以休息吗？一开始我们以为是的，于是每天晚自习后欢声笑语，看球赛听音乐，一派人间祥和。可祥和的结果是数次考试在班里倒数！因为别人回家没有结束辛苦，人家晚自习后依然自习刷题熬夜。你可以祥和和可以不在乎名次，但你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你生活在规则里，你生活在机器大熔炉里，你一点不在乎名次那你没自尊心，你在乎了你就不可以不再祥和！

提到青春年少，本应想到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目光如炬、腰杆笔直、气色红润、清纯清澈这样的字眼；可事实上走进许多中学，随处可见的是目光无神、神情憔悴、脸色苍白、举止木然、近视眼少白头佝偻背比比皆是，这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多年如一日最大限度节省睡眠、节省吃饭时间、省略和亲人交流时间锻造的成长吗？他们愿意吗？不愿意又能怎样呢？这样被动苦苦煎熬后的孩子进了大学有眼界会担当善感恩吗？走上社会有抱负会协作善处世吗？

人间三月天，你是上学天。每个双休天，你是作业天。油菜花开了，你是才华天。太阳那么好，你敢玩一天？春天来了，但愿她是属于孩子们的！

（端木如月，又名端娟，安徽散文作家协会会员、马鞍山市作家协会会员。）

黄田访古

□赵克明



邂逅泾县黄田，不是因为热剧《大江大河》，也不是因为“中国景观村落”，倒是因为对皖南文化的膜拜。

从导游图上得知：黄田村始于北宋嘉祐年间，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占地1.5平方公里，共有古建筑56处，单体建筑135栋，总建筑面积33058平方米，大都保存完好。讲解员还告诉我们：“黄田村古民居从选址、规划到建筑的设计，无一不依据中国古代《周易》阴阳、五行等学说，成功地把古人对“天人合一”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村落的选址上，“依山造屋、傍水结村”，村庄立脚于河之北、山之南，取背山面水，负阴抱阳之势。村中明沟暗渠通向每家每户，活水穿村而流，为整个村庄增添了灵气与活力。村中建筑以家庙、住宅和书院、书舍为主，建筑上饰以木雕、石雕和砖雕，题材丰富，雕刻精美。其中洋船屋为仿洋船而造，但内部民居组合有序，功能完全合理，是古民居建筑中的典型代表。”

跟随讲解员，沿着河岸以石块砌筑的道路前行。一边是苍黑的石墙，静默的，像老年的哲人，在沉思冥想；一边是清粼粼的河水，跳跃着追逐着，如一支琴弦，弹奏出悦耳的音符。

拐过青石板窄巷，眼前豁然开朗，一幢高大的建筑赫然而立，大门的上端刻有三个大字——崇德堂。指示牌介绍，崇德堂，又称“义园工敞厅”，俗称“六房”，由朱庆彩、朱绍陈父子建于清乾隆年间。位置在村口，院墙呈尖角形，为整个黄田船形村落的“船头”。

跨进大门，抬头即见到明亮的天井，与之连为一体的是宽绰的敞厅，厅内排着一行矮桌矮凳，正上方悬挂着孔子巨幅画像，两边配有对联，上联书“仁义礼智信”，下联书“温良恭俭让”，左侧地面上立一横纸板，上书《弟子规》总叙。这里是古代的学堂，村中的孩童就教于此。如今，这里成了国学教育场所，每到节假日，孩子们也会相聚于此，手把国学教材，模仿古人样子，摇头晃脑地吟诵“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来到一座门枋和一面高大的照壁前，却并不见里面的厅堂。讲解员说，这是荣

禄大夫第，又称“裕怡堂”，原建筑三幢两进，占地2800平方米，后罹战乱，厅堂已毁于飞机轰炸。裕怡堂为朱宗潘、朱子典父子建于清道光年间。院门前临河有照壁墙，门枋与照壁偏约10度，以居室风水之讲究。朱宗潘，字莲塘，弃儒从商，累资百万，好行其德，在长沙捐资修管道即长寿街大路数百里等举善无数，朝廷赏戴花翎，封荣禄大夫。

想象中，这幢荣禄大夫第该是何等恢弘，这位乐于善举的儒商又该是怎样的和善模样——那肯定不是人们脑海中唯利是图的商人模样。

可能是为了弥补不得见荣禄大夫之憾，我们见到了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的思慎堂和思永堂。

思慎堂由朱庆霞与儿子安润公，孙子朱宁苞、朱宁建于清雍正、乾隆年间，是黄田朱家上五房中的长房敞厅。主体为三座并列的大屋，正屋为一字型前墙，墙面水磨花砖尤为精细，是当地保存最大的花砖墙面。“水磨花砖”是泾县独有的特色传统建材，号称千年不沾灰。出于好奇，我与游者伸手一试，果然纤尘不染，大家啧啧赞叹，无不佩服黄田朱氏先人凭聪明才智所创造的奇迹。

思永堂的建造稍晚于思慎堂，建造者是黄田朱家上五房中的五房朱庆周、朱安邦父子。朱安邦，字殿之，朱武勋之孙、朱琦之生父。朱琦的同祖父兄弟朱理是乾隆五十二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时称“金殿传胪”，官至刑部侍郎。朱琦，字玉存，号兰坡，嘉庆七年进士，官至侍读。讲解员指着门前场院竖起的旗杆极为自豪地说：“在古代，这就是家有朝廷文武官员的标志。”讲解员的话，点亮了游者的眼睛，大家一齐驻足仰望……

结束黄田之行返回村头停车场时，但见古村依然静卧在青山之下，那条穿村而流的小溪，依然跳跃地流淌着，它应当会汇入新安江，汇入钱塘江，汇入大海。

（赵克明，省作家协会会员。有散文、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散见于《中国校园文学》《散文选刊》《华夏散文》等文学刊物。）

九华山的猫

□汪向军

因百岁宫到山下的索道5点多一点就关闭了，于是我们选择了从小道走下山。突然，我发现，从百岁宫到祇园寺之间一千四百多级的台阶旁、山林里、石墩边，有个静静的身影，一动不动的趴在那里。

那就是猫儿。眼前有两只猫，一只麻灰色，一只纯白的，眼神凝重而沉静。敏感猫发现旁边走过的熟悉香客，放下警惕。祇园寺、百岁宫在九华山都已经上了年纪，有种古老的味道，然而这些猫，给整个寺庙赋予特别的气息。

猫是气质优雅、又富有灵性的一种动物，特别在寺院里游荡的猫儿们。这里的猫说不上品种，什么样的都有，有凶恶的，有温顺的，也有楚楚可怜的……当你发现它们的时候，它们总是静静的趴在那里不动。闭上双目，或是在休息，或是在“冥想”。当你用手轻轻抚摸它们时，它们不会反抗，继续闭眼享受着，因为它们已经习惯。

而当你与猫儿眼神对视时，在它们的眼神里，没有惊恐，没有楚楚可怜，却有着不一般的“宁静”、“安详”。一种无法形容的与世脱俗的气质。如果用“淡定”来形容，似乎有些浮夸。因为当你坐在它们身边，抚摸它们时，会觉得很宁静。即使周围时不时有旅行团、游人、朝山的、拜佛的经过，也不会被打扰的宁静。

也许是每天在寺院里，听着僧人们诵经念佛，悟到了什么似的。远处听到清脆的暮鼓声以及僧人的晚课声，悠长的寺与寺之间的台阶，弯弯曲曲的延伸着，无来无去。

九华山，有猫儿喜欢的阳光，鲜花丛，来往喂食的游客和僧人。猫儿们生活在这里，没有纷扰，应该是很幸福的吧。

如果有时间去九华山的寺院，留意看看，它们就蹲在那里。

（汪向军，省作协会员，在《安徽文学》《江淮晨报》《安庆日报》《合肥晚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300余篇。）



再走豆村路

□许俊文



在我的故乡东豆村，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他曾跟我说过一句堪称经典的话：“把走路当成修行。”人生就这么走着走着，父亲不知不觉走进了苍山白头的暮年。一天，不慎跌坐股骨断裂，就只能靠轮椅代步了。夏天的一个黄昏，我从临时的单位赶到家，发现父亲能下楼了。支撑他站起来的是老家豆村那条路，他还想再走一趟。

炎热的夏天终于过去，我带着父亲踏上了回乡的路。途中，父亲双目微闭，缄默不语，只偶尔问一声到了什么地方，仿佛窗外的风景与他无关。然而，当车子一进入他熟悉的地界，便来了

精神，这里指指，那里指指，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个个地名，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我吩咐朋友小陈把车子开慢些，以便能让父亲多看一眼。凭我的感觉，这也许是他对自己曾经生活的地域，作告别礼了。

车子从高速路转入宽阔的国道、省道、又转入县道、乡道，再转就是土路了。那是豆村通往小镇岱山的唯一道路，父亲执意要下车走一走这条土路。他说，几年脚都没有沾过土，人活得没劲。当我把他从车子上抱下来，双脚一落地，那久违已久的光芒便回到父亲的眼里。他用手中的拐棍戳着土路说，这条路我七八年没走了，现

在都快被野草封实了，人活不过草呢。我逗他说，你今天见到老朋友了。父亲笑了，笑得像那轮正在下坠的落日。

这条土路的两旁生长着高大的马尾松，父亲说都是五六十年前栽的，现在越长越发旺了。他示意我扶着他到树跟前看看。此时见了树的父亲，把拐棍一丢，双臂紧紧搂着粗大的树干，就像是搂住那些流逝的岁月，舍不得松开。父亲说，这棵松树是他当年栽的，树旁那块大石头还是原来的样子。父亲没读过多少书，他不会知道东晋大司马桓温“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句话，但我从他松树对视的眼神与表情里，分明看见隐藏在父亲内心深处的无奈与忧伤。

接着来到一个山口，父亲用拐棍指着一个小小土丘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她。我知道那个小小的土丘下埋葬着他的女儿、我的妹妹，已经很多年没来看望她了，我提醒父亲去坟上看看。父亲摆摆手说，我也快了。说着转过脸去，怔怔地眺望着已经衔山的落日。

路过白泉塘时，我叫小陈把车子停下来。这口水塘曾是生产队的当家塘，几百亩水稻田全靠它灌溉，当年父亲从浦口挑回的鱼苗就放在这口水塘里，过年捕捞时，分作三十二堆，一家一堆，整个豆村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连猫和狗都跑去凑热闹。可现在呢，已变成一片荒滩了。此时的父亲趴在车窗上，什么话也不说。其实他心里有话，有许多话，可就是不说。

一路上，车子开开停停，我把父亲抱上抱下，一条并不长的土路，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夜幕降临时，我们还没有回到那个小小的豆村。

父亲不知道，他想回去的那个村庄，早在三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

（许俊文，著有散文集《预约秋风》《留在生命里的细节》《俯向大地的身影》等。）